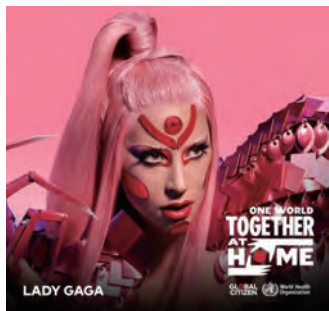


这场史上超强拼盘演唱会最终募集了超过 1.2 亿美元的善款，将捐赠给世界卫生组织（WHO）的 Covid-19 团结应急基金、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（CEPI）以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（UNICEF）等机构。



Lady Gaga 演唱了《Smile》（微笑）。

冠状病毒时代的影像

剧场演出遥遥无期，一切都搬到了“云上”，以往万众云集的电影节，也都面临着停办或者延期的命运。原本 4 月举行的北京国际电影节，改为线上影展；原本 6 月要举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，延期势成定数；原本 4 月举办的香港金像奖颁奖礼，改为 5 月 6 日由尔冬升导演直接在线上宣读获奖名单，4 小时典礼变成十几分钟，奖杯也改成了邮寄；而原本 5 月 12 日即将举行的法国戛纳电影节，日前也由电影节官方发布了延期通知：“戛纳电影节无法在预定的日期——5 月 12 日至 23 日举行了。为了维持节展的运行，我们考量了几个方案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决定即延迟举办，直到 2020 年 6 月底至 7 月初……”

同样前途未卜的，还有瑞士的“真实电影节”（Festival Vision du Réel），这个电影节今年原本将对法国新浪潮代表导演让·吕克·戈达尔的近作《影像之书》进行全新的放映和展出——观众可以将这部电影重新“再制造”，做出自己的版本。

目前这个展览计划暂停，但戈达尔还是让人“活久见”——89 岁高龄的他居然开直播了——北京时间 4 月 8 日晚，戈达尔在瑞士洛桑艺术设计大学的 Instagram 账号上作了一场长达一个半小时的直播，主题是“冠状病毒时代的影像”。

抽着雪茄的戈达尔犹如喃喃自语，回忆起了当年一起创造新浪潮的特吕福、瓦尔达、侯麦：“那个时代产生许多电影，每个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，我们可以用一下午的时间把一部电影看四遍。”

绘画、电影、摄影，就没有戈达尔聊不开的话题。当被问到疫情时，他特别提到，病毒也是一种交流：“病毒需要别的病毒，病毒需要去它的邻居家，就像有一些鸟一样……就像当我们在社交网络上发了一条信息，我们也需要另一个人、需要进入‘他的家’……就像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一样，我们不会死掉，但也

许我们已经没法好好生活。”

他希望自己的《影像之书》仍然可以在公共场合被看到，而不是只能在家里放映，即使不能是电影院，也可以选择戏院、剧场那样比较空旷的场地。“电影可以作为一种抗生素。它不一定是抵抗什么，而是在旁边，在下面，在上面。”戈达尔说。

戈达尔开了直播，而希腊的塞萨洛尼基电影节则给全球导演来了一道“疫情隔离”命题作文——电影节邀请了 8 位希腊导演和 14 位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导演，以“Space”（空间）为题，每人创作一部时长 3 分钟的短片，并且要求必须全部在室内空间拍摄——中国受邀导演贾樟柯交出的作业是《来访》。

短短 3 分钟，短片的剧情如其名，拍摄了一名来访者——以往主随客便，奉上的总是一杯热茶，而特殊时期双手托上的，却是一瓶免洗洗手液，未免过分真实了。3 分钟里有两处令人印象深刻：一处是人类都宅在家，而万物依旧生长，窗外不知不觉已经枝繁叶茂——枝叶繁花都是彩色的，唯独窗内的人和摆设是黑白的。而另一处则是片尾，人们脑袋挨着脑袋，不知在看着什么，也许是一部电影，也许是一幕景色——这人挤人的场面已经许久未见。

贾樟柯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采访时说出了自己拍摄《来访》的意图：“这组短片目的是展示生命的胜利，它们表明无论于何种艰难的境地之中，人类的思想仍然可以通过电影自由呼吸。在此危难时刻，我们需要彼此的言语和信念，通过电影突显我们彼此的联结。”

疫情期间的贾樟柯也和许多导演一样，除了案头工作，其他只能暂歇。“上午写作，下午剪片，黄昏跑步。”他倒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疫情之前相比，除了没法出差、开会改成视频，其他基本没有改变，平时也是如此生活。而他对隔离生活的形容则是白居易诗《我身》中的两句：“通当为大鹏，举翅摩苍穹。穷则为鹪鹩，一枝足自容。”

写影评上网课当主播，无所不能的导演们

已经不止听到一位导演说，没法拍摄的日子里，唯有闭关磨剧本。除了磨剧本，导演还能干点啥呢？昆汀的回答是：写影评啊。

宅在家的昆汀已经写了十几篇长影评，平均一周要写好几篇，写好的影评在 New Beverly Cinema 网站上开了一个专栏“TARANTINO'S REVIEWS”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他写的果